



杨一清致仕还乡谱新篇

□ 林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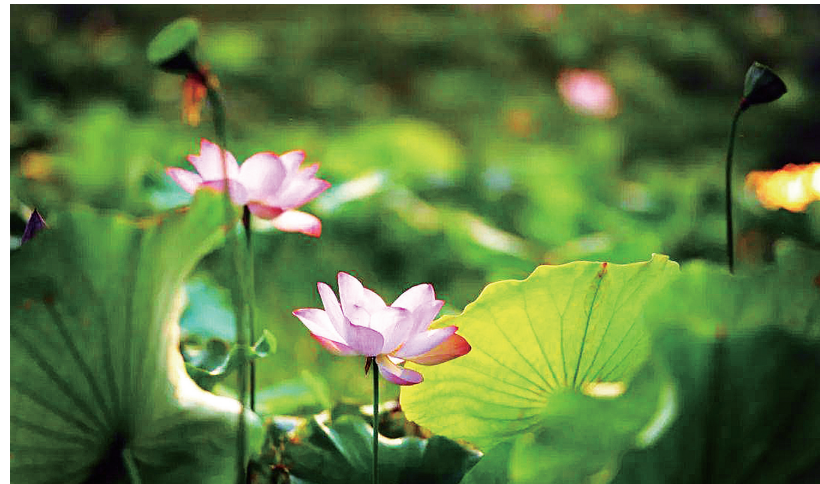
杨一清，字应宁，号邃庵，祖籍云南安宁人。因其父葬于丹徒，就落籍丹徒。他少年聪慧，勤奋好学，文章写得很好。8岁时，“以奇童荐翰林秀才，宪宗命内阁择师教之。”他性警敏，好谈经济大略。成化八年(1472)中进士，以副使督学陕西。弘治十五年(1502)升都察左副都御史，巡抚陕西，选卒练兵，沿黄河河岸修筑墙垣，保卫西北。因不附宦官刘瑾，被诬去官。起复后，总制延绥、宁夏、甘肃三镇军务，计除宦官刘瑾立功，升任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后因江彬等擅权，辞职归京口。嘉靖三年(1524)，以少傅、兵部尚书、左都御史总制陕西三边军务，至此，杨一清第三次为边帅总制，并且是宰相行边，最后进为首辅。后被张璁构陷，落职闲居丹徒家中。

杨一清故宅在今镇江市钱家山。致仕后，就在镇江丁卯桥择地修建别墅，名曰“石凉精舍”。原来，杨一清在云南安宁的居住地石凉气势不凡：“有虎邱之邱，曹溪之溪，螳螂之川，自昆明池来者奔流数千里，其地崩湍激石，两岸孤苇交合，水汨汨循其间，冷然金石之声，故曰石凉”。杨一清觉得丁卯桥“负山带江，据东南都会，上游之地。其泉石岩壑之佳，不在庐山、阳羨之下也。”尤其是仁和门内的南园，原来是宋朝都统的设馆之所。“名园水竹分，林寒翻易雨。”风景独秀，与石凉相仿。后来，杨一清还在镇江南郊黄鹤山下修筑了另一座别墅鸿鹤山庄。

正德年间，武宗南巡经过京口，特地临幸杨一清家。他设宴于茂祉堂，君臣欢饮两昼夜。他“拦门劝酒”乞请留诗。武宗制《神童出世》《总制三边》《平定宁夏》《内阁学士》《致仕还乡》等诗十二首，称赞他的才气和忠诚。他也写了和诗，委婉讽劝武宗中止江浙之巡。他还趁机向武宗引见了不少当地贤达之士，如焦山僧人妙福，名士茅深等。武宗与妙福谈论论佛，非常投缘，便任命他为“三山都纲”，后妙福在焦山建水晶庵，杨一清申请，效仿苏东坡留下玉带作镇山之宝。

杨一清对镇江的一草一木有着深厚感情，镇江南郊鹤林寺前长着13株古松，雄伟挺拔，为鹤林寺增色不少。可是有位樵人贪图小利，想砍伐为柴出卖，杨一清听说后，便捐金赎之。

正德年间，浦州史宗道出任镇江府推官，在任时撰写了《正德镇江志》的前半部分，并将写好的稿子请杨一清和靳贵校正。正德七年(1512)，史宗道擢任事中到南京任职，于是杨一清应史宗道之请为《正德镇江志》编撰了后半部分。成稿后，他又约请镇江知府林魁商议刻印。他还为《正德丹徒县志》写了序言。



大暑之“大”

□ 聂淮

大暑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二个节气，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大暑，六月中之。暑，热也……今则热气犹大也。”《通纬·孝经援神契》载：“小暑后十五日斗指未为大暑，六月中。小大者，就极热之中，分为大小，初后为小，望后为大也。”大暑的“大”，其实是“最”的意思。

大暑之“大”，在“热”。大暑节气正值“三伏”，这是一年中日照最多、气温最高、天气最热的节气，正所谓“大暑乃炎热之极也”，“隆暑方盛，势欲焚山”。大暑与小暑一样，都表示天气的炎热程度，大暑的炎热程度则高于小暑，且大暑之后便是立秋，正好符合了物极必反规律，可见大暑的炎热程度。大暑之热，在古籍中屡有记载。如南宋高斯在《宁国府劝农文》中说：“及至盛夏，烈日如火，田水如汤。”寥寥几笔，形象逼真地描绘了大暑的酷热，令人如临其境。杜甫笔下的大暑也热浪袭人，人们避门不出，铺席取凉，“千室但扫地，闭关人事休”。大暑的热，不仅有来自天上的炙烤，还有大地上泛起的那种潮湿，让人难以忍受。

大暑之“大”，在“浓”。如果说春天是清丽娇嫩的，夏天就是浓艳多姿的，从视觉到味觉，夏天都是浓烈的。盛夏，放眼原野，漫山遍野由淡绿、碧绿、深绿、墨绿交织而成。大暑时节的田野、山坡、河谷、池塘……到处披上了绿色的盛装。“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闥送青来。”绿是连绵起伏、山高树茂的满目青山，是一望无际、葱茏茂盛的广阔田野，是碧波荡漾、奔流不息的清清河。树林的绿色是浓郁的，华盖的顶部新枝生发，总以一簇簇淡淡的新绿点缀，像绿色波涛中的朵朵浪花。又如繁花般绚烂，在时光的波面上踏下璀璨的光影，这是一年中悠长而美好的日子，适合在从容的微笑中细品，也适合在多彩的画卷中徜徉。

大暑之“大”，在“多”。大暑节气也是雷阵雨最多的季节，这个时段低层气温较高，受低层热力不稳定条件影响，容易触发短时局地对流性雷阵雨天气。有谚语说“东闪无半滴，西闪走不及”。意思是说在夏天午后，闪电如果出现在东方，雨不会下到这里，若闪电在西方，则雨势很快就会到来，要想躲避都来不及。人们常把夏季午后的雷阵雨称之为“西北雨”，形容“西北雨，落过无车路”。“夏雨隔田埂”“夏雨隔牛背”等谚语，形象地说明了雷阵雨常常是这边下雨那边晴。正如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大暑之“大”，在“快”。大暑时节是喜温作物生长速度最快的时期。小暑后开始分蘖的禾苗长得飞快，稻田中央的水面不见了，密密匝匝的禾苗形成一片墨绿的新色，让人心头不由得生出许多美好的希望。农作物贪婪吸收大自然的阳光雨露，以最快的速度，日夜不停地疯长，田野里孕育着丰收。“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绿草一簇簇、一根根、一丝丝、一团团，那绿是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苞谷挂须、稻禾抽穗、棉花挂桃、毛桃红脸。菜园里，黄瓜、冬瓜、南瓜伸出卷勾，向上攀援，果实躲藏在茂绿中。茄子、辣椒拉开架势，肆意生长，你追我赶，相互竞赛。

“时节方大暑，忽若秋气生。”大暑时节，人们纷纷避暑，但也让万物拔节生长，以饱满的热情迎接不远的金秋。物极必反，这热，到了极点，接下来，就是“天凉好个秋”了，炎炎的暑热经过肆意绚烂终将归于清凉、平淡。这种天地间无比自如的转换，再次让我们感受到大自然嬗变的魅力。



造福四川归葬镇江的戴三锡

文/图 王礼刚



做了桥面板的戴三锡墓碑



墓碑上的文字

戴三锡(1758-1830)，字晋藩，号美门，原籍丹徒，后为顺天大兴人。乾隆五十一年(1786)，举顺天乡试。乾隆五十八年(1793)癸丑科(潘世恩榜)登进士第，二甲十五名，直隶籍，以知县用，署山西潞成县，乾隆五十九年(1794)补临县知县，由山西临县知县仕至四川总督。

戴三锡曾祖京鸾、祖士鹏、父纪，累赠荣禄大夫、四川总督；曾祖母李氏、祖母蔡氏、母张氏、凌氏，累赠一品夫人。嘉庆三年(1798)，因父年老，不能就养，戴三锡因病回丹徒侍奉父母。大约半年时间，父母相继去世，连丁父母忧。嘉庆五年(1800)，守丧期满除服，戴三锡赴京，奉旨往四川任职。

戴三锡到了四川，在营山县、南充县、绵州知州任职期间，时“营山县当四达之冲，供帐络绎，公筹备无误。”戴三锡由于勤奋尽职，即升迁岷边行抚夷通判。戴三锡在绵州知州勤政惠政，当离开绵州时，绵州父老感激他恩德，“遮道哭，请建生祠。”戴三锡再三推辞，绵州父老方才作罢。但成为戴三锡在绵州为官的一段佳话。

戴三锡还历任资州、眉州、邛州各直隶州知州，成都府通判，保宁、顺庆、夔州、成都各府知府。

嘉庆二十一年(1816)，戴三锡再摄邛州时，当地百姓黄子贤以治病为名，倡立鸿钧教，啸聚亡命千人，约以州试文章日乘间肇事。戴三锡侦知聚谋之所，届期仍扁试如恒，密遣民壮数百人前去抓捕，结果全部抓获。在处理这个案件上，戴三锡只戮首恶一人，其余充军流放。由此得到朝廷嘉奖，戴三锡也升迁茂州知州。

嘉庆二十三年(1818)，戴三锡升宁远府知府。道光元年(1821)，升建昌兵备道。时云南永北厅夷匪启衅，与宁远交界至金沙江，川民骚动。戴三锡募乡勇

数百人，整天练习防卫。永北难民沿江就食宁远，宁远兵弁欲禁，不使渡江。戴三锡谓避难都是对故土怀有纯真感情的人，悉姬抚之，全活数万人。兵既息，难民感戴三锡恩德，不愿离开，由此都加入了四川籍。

戴三锡“略能御疆，仁足抚众，膝荐甚力。”道光元年(1821)，升迁四川按察使。道光二年(1822)，升迁江宁布政使。由于戴三锡是丹徒籍，朝廷有引避原籍规定，调四川布政使。道光三年(1823)，奉旨，戴三锡以二品顶戴署理四川总督，屡署成都将军。道光五年(1825)，奉旨，实授四川总督。

戴三锡在四川任职二十余年，尽知蜀情，民立懂好勇。于是整顿通省书院，在各地添设义学3000余处，拓考舍一千余区，使士表其民，民化于士。四川旧日遗留的社会矛盾比较

多，时乃生事，招致祸患，戴三锡以治兵定乱。道光七年(1827)，新都奸民杨守一等倡邪教，刊书立教，戴三锡以系有绳子的短箭将其抓获，立正典刑。

越蜀地方上的人比较凶蛮，时常恃险入劫商旅、掠妇女。府衙众人意见加兵抓捕，戴三锡命令抓捕狡黠者数十人加以治罪，由此震慑西蜀那些凶恶野蛮不讲文明的人。

云阳盐贩拒捕，守令以仗泉论。戴三锡告诉官吏：“售由官肆则非私，贩止十人则非伙，当以重辟过矣，惟当治拒捕罪耳。”官吏称允。

道光七年六月，戴三锡上书朝廷，要求在成都一带兴修水利，获得朝廷批准。《传》云：“‘公家之利，知无不为。’惟公有焉。”七月，戴三锡七十大寿，道光皇帝御书“敷猷笃庆”额以庆祝。

道光十年(1830)，戴三锡奉旨致仕，准备入秋回归故里丹徒。遗憾的是七月初二日薨于京邸。戴三锡的去世，奉旨加尚书衔，照尚书例赐恤。七月二十三日，遣礼部尚书汤金钊，奉赐全葬致祭银两，道光皇帝谕祭文一道。祭文曰：“鞠躬尽瘁，臣子之芳忠；时举报勤，国家之盛典。尔戴三锡心性纯良，才能称职。方期遐龄，忽闻长逝，朕用悼焉。呜呼，宠锡重壙，殊沐匪躬之报；名垂史册，允昭不朽之容。尔如有知，尚克敬享。”又奉特旨入祀名宦祠。戴三锡的功德，道光皇帝给予很高的评价和待遇。

戴三锡归葬镇江。《光绪丹徒县志》卷八·舆地十七·陵墓记载：“四川总督戴三锡墓，在城西留山，奉旨赐葬。”戴三锡3米多高的墓碑，现在还在蒋乔东山村。遗憾的是，戴三锡墓碑却被置放在溪流上做了桥面板。

最后的老虎灶

□ 王琪



上水筹就行。

去老虎灶那打开水，最麻烦的就是灶上刚刚加了冷水，那可就得排队慢慢等候了，哪怕家里急着要用热水，那也没办法。冬天的时候，老虎灶前排队是常有的事，因为天冷，炉里的火烧得再旺，几个铁罐里的水烧开也得要不少时候，等个二十来分钟很正常。一般来说，把自家的水瓶往灶台上一放，这就代替人排队了，没事的大爷大妈小媳妇们三五成群凑一块张家李家短的在一旁拉家常。有事的先回去忙一阵子，等会儿再来，反正自家的水瓶不会不认识，出错的概率极低。

开老虎灶其实是个很辛苦的生意，一年到头没个休息日，夏天灶台的温度自然热得没法说。而到了冬天，即使天再冷，也得天不亮就起床开始烧水，因为还没等第一罐水烧开，就会有人等在灶台前打水了。

我家附近的老虎灶主人是位五十多岁的大妈，姓张，我一直认为她是很不喜欢这个烧开水的工作的，因为她总是锁着眉头，一脸不开心的样子。想想也是，一个女人，既要忙乎一大家人吃喝拉撒的家务生活，还必须守着这么个挣点钱的老虎灶，的确很累，很苦。

有一年寒假的一天，天很冷，晚饭前我去老虎灶打开水，不凑巧要排队，灶台上已经排了一长溜的水瓶。呼啸的寒风中，等着打开水的人们缩着脖子，只管眼巴巴地盯着那几个冒着热气却怎么也没烧开的铁罐子，连拉家常的兴致都没有了。

好不容易最大的那个铁罐里的水沸腾了，大妈揭开铁罐盖子，刚要给排在第一位的水瓶打开水，外面就冲进一个年轻的男人，提着俩水瓶，红着脸打着招呼，说急要用开水。

原来，这男人的妻子就要生产

了，医院妇产科的床位紧张，于是就请了接生婆来家里，那会儿请接生婆接生的已经不多，但还有。问题是这家男人准备工作太不充足，妻子就要生产了，接生婆都请来了，而家里连瓶消毒用的开水都没烧好。

奇怪的是，我第一次看到开老虎灶的张大妈眉头突然舒展开了，话不多说马上给那个不称职的男人水瓶打满开水让他离开。又叫出了自己的儿子，拿出一个铁桶，把那刚烧开的一大铁罐开水都倒进铁桶里，对儿子道：“赶紧把这桶开水送到西头三号院王爷爷家隔壁一间屋去，那家的女人要生孩子了，两瓶开水哪够用？快送过去。”

大妈的举动并没有征求那些在寒风中已经等待了好长一段时间人们的意见，不过也没有一个人对此提出异议，接下来除了那位即将要成为父亲的男人的议论外，只有继续等待。当然，那也是小时候无数次去老虎灶打开水等待时间最长的一次，所以记忆犹新。

后来，我外出求学，又在外地工作，就再也没去过那家老虎灶。有一次回老家，突然发现我曾去过很多次打开水的老虎灶没了，问母亲，说早就关了。母亲说，张大妈年龄大了做不动了，她的孩子谁也不愿意守着那个老虎灶，另外老百姓的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去老虎灶打开水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所以张家的老虎灶就寿终正寝了。

我想，大概几万或者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老虎灶正是和张家的老虎灶同样原因而关闭的，但它留给几代人的记忆，依然是那么的清晰，毕竟它曾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伴随着我们成长的整个过程。也可以这么说，曾经不可缺少的老虎灶，已是过去了的历史，它最终必然的消失，才是社会进步、生活美好的表现。

